

目 录

封面题字·····	肖 克	
我所经历的东北财经建设·····	李逸民	(1)
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		
和平解放北平·····	崔月犁	(20)
北平解放前夕的斗争形势——争取傅作义		
将军起义的准备工作——第一次试探——		
第一次出城——再次出城——谈判过程中		
的三个主要人物		
通向和谈之路·····	仓孝和 刘时平	(35)
早期的普宁革命运动·····	方 方	(48)
漳浦事件·····	卢 胜	(68)
向陈毅同志的一次汇报·····	温仰春	(77)
黑茶山上觅忠魂		
——“四八”烈士遇难纪实·····	周怀瑾	(85)
在莫斯科		
——和陈郁同志的一段经历·····	何一民	(90)
记改造郭宝珊部队·····	张秀山	(96)

七天七夜..... 张震东(100)

回忆青岛停战谈判..... 王 彬(113)

解放一江山岛..... 李志明(127)

传 记

王佐传略..... 吴直雄 郭德宏(132)

关于张闻天同志的资料

广昌战役后的一场争论..... 伍修权(144)

张闻天同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

的交往..... 吴黎平(147)

解救傅连璋..... 陈真仁(152)

佐证几则 张培森(156)

关于黄显声将军的资料

我所记忆的黄显声将军..... 王化一(161)

黄显声将军被囚禁的

前前后后..... 王凤起(171)

黄显声将军在敌特集中营

的斗争..... 黄彤光(201)

我所经历的东北财经建设

李 逸 民

本文是全国政协委员、原总参政治部顾问李逸民同志的遗稿。李逸民同志一九二五年入党，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南昌起义的积极参加者，是我军久经考验的优秀政治工作领导干部。近年来，他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革命史组副组长，做了大量艰苦、细致的工作，不幸于一九八二年六月五日因病去世。

我们发表这篇回忆录，以表示对李逸民同志的深切怀念。

——编者

一九四七年七月，我结束了绥化地委的土改工作，回到哈尔滨，四野的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，要我到东北军区搞联络部工作。我考虑了一番，觉得东北的煤矿很多，其他工业也不少，而且全国胜利以后的主要工作是经济建设，便决定乘时学一点经济建设工作。我找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王首道同志，他分配我到牡丹江省担任省委建设厅厅长。这是我参加经济建设的开始，一直到全国解放，我都在东北，在陈云、李富春同志领导下，学习了不少经济建设的学问。

牡丹江省委建设厅

这是一个新成立的单位，没有什么干部，工作也没开展起来。建设厅设有三个科一个办公室，我到建设厅以后，办公室干部已经有了，负责的是一个抗联干部。三个科却没有科长。我组织了一个班子，由方岗同志担任工业科长，黄佑民同志任农业科长。我的爱人周磊同志担任纺织科长。

建设厅的工作是困难的。

所谓工业科，名义上管一大批工厂，许多已经在战争中炸烂，没有炸烂的工厂，机器也大部分被苏联搬走了。例如小丰满水电站四台发电机搬走两台，连油坊厂的榨油机，面粉厂的碾面机，火柴厂的机器统统拆走。他们拆机器时，也没有按图纸编号，乱拆一气，拿回去又装不上，成了一堆废铁，而给我们造成了无穷的困难。

没有工厂，工业科搞什么呢？我和方岗同志商量，决定想办法挖煤和搞木材。我俩亲自去看了凤山煤矿。这个矿很小，年产量不到二十万吨，这时已经破坏得不成样子，工人也散了，失了业，生活很艰难。听说我们要恢复煤矿生产，都很高兴。很快我们就找了五六百人，因为他们大多是老工人，所以矿也很快恢复了，但一年也只产不到十万吨煤。

林口有一个很大的木材场，日寇占领东北时，在那里砍了很多木材，堆成山似的，没有运出来。我们组织了一批工人，拖回来了一些，不久，火柴厂也恢复了生产。工业科的工作总算有了一些面目。

纺织科的重点是恢复纺纱一厂和亚麻纺厂，这两个厂的机器

也被炸烂了，纺织女工也都散了。我们找人把一些机器修理了一下，还基本能用。没有工人怎么办呢？这时牡丹江省正好有一批妓女，解放后失了业，我们借此安排了她们的工作。我还专门对她们讲了一次话，指出解放了，应该人人参加建设，要她们改行当工人。这些受尽了旧社会蹂躏的妇女，积极性很快地调动了起来，工作非常努力认真，不少人后来成了模范工人。

搞农业科比较容易，因为东北土地有的是。但也有困难，没有拖拉机，也没有马，后来找了民主人士孙仲远，他曾在重庆遭国民党逮捕，后经周恩来同志营救出来，到了东北解放区。我和他商量，让他到密山搞个农场，他欣然同意了。

密山位于兴凯湖边，有五六百平方里的熟荒，日本鬼子曾在那里搞过农田基本建设，水泥的水利工程配了套。我们搞了三四百顷的土地，孙仲远同志从当地找了五六百农业工人。我又跑到哈尔滨找了六七台破拖拉机，找人修理好了给了农场。

孙仲远同志的事业性很强，一头扎到农场里，对拖拉机保护得很好，另外还养了十几头奶牛，农业生产搞得非常出色。

在建设中有搞失败了的，例如密山有一个大炼油厂，日本人在的时候每月能炼几百吨大豆油，这时机器也被破坏了，还有小部分机器能用，就是没有干部来管。

我到哈尔滨搞拖拉机时，碰到一个延安枣园认识的木匠，他是肥皂厂钉木箱子的。到东北后，他当过工作队队长，因犯了错误，受了处分，这时闲着没事，我把他要来了，让他到哈尔滨找一批工人来修机器，结果没几天，他就花了五千多万元（东北币）。一调查，是他在哈尔滨大吃大喝花掉了。结果又给了他处分。这个榨油厂始终没有搞起来。

总之，当时建设厅的问题很多，关键是缺干部，连个会计也找不到。后来才找到一个会计叫陈水明，是日本煤油公司写发票的。他工作非常认真，账目也清清楚楚。经过一段工作，建设厅工作慢慢有了起色。

东北财经委员会的组建

我在牡丹江省委建设厅搞了一段，牡丹江省和嫩江省合并，建设厅撤销，我带了二十几个建设厅的干部到了哈尔滨，住在组织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。

一九四七年八月，东北人民政府为了统一搞好财经工作，成立了东北财经委员会，由陈云同志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，李富春同志担任副主任，叶季壮同志任秘书长。有一天，陈云同志找我谈话，告诉我要成立财经委员会，让我和牡丹江建设厅来的干部全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，由我任副秘书长兼人事处长。并让我赶快把财经委员会的班子拼起来。

拼个班子在当时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各方面的事业都在发展，部队也在扩大，许多文职干部也去搞武的了。

我找了一批干部，首先成立了秘书处，处长余化珍，他原是基督教徒，在张学良的东北军工作，东北解放时，参加了我们的队伍。这个同志生活很朴素，工作也很艰苦。不久，姚臻同志来接我的人事处长；贾石同志任财经处长；闵一凡同志任煤炭处长。

这时发现铁路没有归口管的处，我向陈云同志建议成立铁路处，调叶林同志任处长，叶林是交通大学毕业生，当时担任东北铁路分局副局长，对铁路管理是很有经验的，他来了以后，全部

铁路很快恢复了。

工业处处长陈康白，他是比利时留学生，学化学的，事业心强，工作劲头也很大。这个处主要管钢铁、机械。

另外还设立了农业处、基本建设处和城市建设处，后两个处没有人，由我自己兼任。

我虽兼基建处处长，但是那时候连基本建设这个名词如何解释也搞不清，幸有陈云、李富春同志的及时指导，才没有出乱子。当时基建处有六百亿元（相当人民币六百万）的资金。我从来没有管过这么大的家产，更不知道如何花这笔钱。各省来的报告很多，学校要盖校舍，工厂、煤矿要搞基本建设，我都舍不得批，抠得很紧，结果下面意见很多，说我是“富农管家，把光洋放在枕头底下睡大觉”。我听了也就一笑了之，反正不给你乱批钱。

下面的意见也反映到李富春同志那里，他找我谈了话。我一进门，他就开玩笑说：“李逸民，我早想找你这个‘富农’谈一谈。”我也开玩笑说：“我出身地主，干脆说我地主算了。”他说：“我把下面一些意见告诉你，连王鹤寿、唐克同志都有意见了，你是怎么搞的，六百亿元钱花完了没有，为什么抠得那么紧？”我说：“还有三百亿元没花！”李说：“那么多报告，你就批嘛！”我不服气地说：“那浪费了怎么办？”李说：“有我和陈云同志负责，你批了还要拿给局党委讨论。”我说“好吧！”

这下又走向了另一极端，凡来报告我就批，结果搞得中学校的经费批多了。有一天，李富春同志又找我谈话，他说：“你没抓住中心，现在要把钱主要花在工农业上，教育可以卡紧一些。”我说：“现在问题最多的是学校，没有宿舍和教室，学生入不了学。”李富春同志笑了笑说：“学校要恢复一部分，但主要要恢复

生产。”并且讲了一大番道理。以后我又把学校的经费扣下来一部分。

这说明我当时根本没有经验，经过这件事，学习到了不少东西。财经委员会搞得最好的是煤炭处和铁路处。工业处虽说管机械和钢铁，但北满根本没有炼钢材料，所以主要抓机械工业，哈尔滨、牡丹江、齐齐哈尔的机械工业都先后恢复了，最突出的是哈尔滨。

财委的机关建设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财委有七八百干部，宿舍、办公室都成了问题。开始我们在南岗大白楼办公，后来这个楼给了东北局，让我们搬到哈尔滨市委的房子里去。这是一座三层大楼，可容纳一二千人。

我找市委书记一接头，他满口答应给第三层楼，我回来向陈云同志汇报，陈笑着说：“好啊！让我们这些老头子爬三层楼，他们小伙子倒在一二层。”我又找市委书记，他不同意换，说一二楼办公家俱很多，搬起来不方便。我只好又找陈云同志，陈云同志说：“行，我们爬它几天，我和富春同志可以在家里办公，让叶老（季壮）去爬，弄两三个人扶着他上下。”这个办法真奏效，有一天，我们正扶着叶老上楼，被市委书记看到了，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对我说：“李副秘书长，非常对不起，不能再让老头天天爬三层楼了，我打算同你们换一换，一二层楼归财经委员会，我们市委上三楼。”一个星期，我们就搬完了。

恢复生产

财经委员会成立以后，各处的工作很快抓了起来，北满许多工厂克服了重重困难，逐步恢复了生产；交通也恢复了，特别是

铁路，火车运行正常，客车都装上了暖气。农业的形势更喜人，由于平分了土地，农民有了自己的牲口和农具，生产积极性很高，农产品非常丰富，所以四野进关时都带着面粉。

由于恢复了工农业生产，商业也兴旺起来，商店纷纷营业，商品各种各样，特别是农副产品的供应很充足。机关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。以我们财经委员会为例，机关食堂天天有豆腐，小孩都喝上了豆浆和牛奶。

当时比较困难的是穿衣问题，苏联支援了一部分，关内弄来一部分，总算解决了问题，老百姓基本上都穿上了衣服。

生产一恢复，财经金融也有了盈余，干部的津贴费也有了增加，供给范围也扩大了。

文娱活动也开展起来了，每星期六还组织舞会，有几个电影片为《夏伯阳》等，经常轮流着放，还组织了文工团、宣传队、话剧队，星期天还能上太阳岛玩一玩。人们喜气洋洋，“解放区的天，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，好喜欢，人民政府爱人民呀……”歌声连天，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。

当时的工作还是很紧张的。东北人民政府的中心工作还是扩大部队，准备解放全中国，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也是围绕这个中心。

四野的后勤供应和装备是很充足的。日本关东军垮了以后，留下很大一部分装备，被苏联搬走一些，但也留下了不少。军用仓库很多，一百几十万的四野部队都发了皮大衣、皮帽子，指战员的情绪很高。

这时大家已经看清了全国将要解放的形势，议论纷纷，都在作着全国胜利后的打算，有的准备将来回老家去工作，没有结婚

的也不结婚了，打算全国解放后到家乡去结婚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氛……。

一九四八年下半年，沈阳解放了，陈云同志指示，东北人民政府要搬到沈阳去，所以财经委员会也要随东北人民政府搬到沈阳，需要派人到沈阳找办公地点。于是我和闵一凡、叶林三人奉命去沈阳选办公地点，组织财经委员会机关。

搬 迁 沈 阳

到达沈阳以后，正逢张学白同志去沈阳接收中国银行，给了我们一幢小洋楼，让我们三个人住了下来。据说这是中国银行行长的住宅，楼下五六间，楼上有两间，地毯、沙发俱全，非常阔气，我们这些土包子是第一次享到了这种待遇。这位行长是个佛教徒，在卧室里还放着一座瓷观音。瓷观音下放着一个木盒，我以为什么宝贝，打开一看，全是春宫照片。观音象下放着这些玩意，对这位佛教徒真是莫大的讽刺。

沈阳刚解放，街里很乱，如和平街马路西边，都是原来日本高级官员和高级职员宿舍，我们去看了一下，空着的还不少，但这时四野的许多干部家属来到了沈阳，占了不少房子，没有占领的房子，老百姓都去搬东西，好的家俱差不多都搬走了。沈阳中心区到处是卖破烂的摊子，什么都有，衣服、袍子、军用品、塑料纺织品、日本军用毯子、大衣、皮鞋等。社会秩序也很乱，晚上还有打枪的，大街上还有花枝招展的妓女。马路上到处是垃圾堆，电话常坏，电灯忽明忽暗，虽然我们有公安局，但我们管理经验还没有，社会秩序一时恢复不起来。

我们三人的任务是找财经委员会的办公房子，那时沈阳只有

两座大楼，一座是日本三菱公司的，一座是铁路局的房子，都是七层建筑。前者已经被四野的参谋长伍修权同志号走，准备作为司令部用房，不能动了。后者准备作为东北局的办公房，但是用不完，我们就占用了四至六层，宿舍就占用了银行的。

占好房子以后，我们就给陈云、李富春同志发电报，一周后，财委就搬来了。但是，由于财委增加了干部，达到千把人，东北人民政府也扩大了各部门，一幢大楼办公很拥挤，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，我又想法另找办公处。

一天，我在马路上碰到一个姓黄的司机，他有一辆破吉普，原来他是给国民党的励志社开车的，我向他征用汽车，他同意了。我听他说是励志社的，问他励志社原来房子在什么地方，他就开车带我去看。先到了太原街公园对面的励志社俱乐部，进去一看房子很大，有台球室，有室内游泳池，设备很完整，我就号上了，准备作为财委的俱乐部。接着又看了对门的洋楼，有数百间，正好可以办公，我也号上了。办公的房子算解决了。后来，又基本解决了宿舍问题。

财委搬了家，李富春同志很满意，说比原来那座七层楼还要好。

接着，我们又给每个办公室配上保险柜，给富春、陈云、叶季壮同志找到了合适的住所，财委安顿下来了。

沈阳解放后，市面很快地恢复起来，垃圾很快清理干净了，特务被抓的抓，跑的跑，乱打枪的现象没有了，妓女也不见了。

鞍山钢铁厂的恢复

解放战争在迅猛地推进，为制造武器，需要大量的钢铁，恢

复鞍钢生产成了当务之急。财经委员会搬到沈阳以后，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恢复鞍钢生产。

一九四九年一月，财经委员会机关稍一安置，我和叶季壮、陈康白、闵一凡四个人就到了鞍山钢铁厂。临行前，李富春同志曾有指示，要我们想法在一个月出钢。

由于战争的破坏，鞍钢乱得很。为了解放鞍钢，这里曾打过两仗，我在延安时的一个同事董其文同志，就在其中一次战斗中牺牲了。工厂破坏得很厉害，四十多个分厂，原有好几万人，这时只剩下二千多人，生活非常苦，连饭都吃不上，但这些工人很积极，听说我们到了，打着旗帜出来欢迎，还开了个欢迎大会。

为了恢复生产，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到各个工厂参观了一下，到处破破烂烂，自来水厂的水管被炸烂了，满地的水都已结成冰；发电厂的高压线也都炸得东一截西一截，到处扔的是破电线；厂内三百多公里铁路歪歪斜斜，车皮没有了，车头已被炸烂；炼焦炉也被炸毁了，看来，要恢复生产是困难重重的。

晚上，我们找了一批工人开了个座谈会，问他们有什么办法能很快把鞍钢恢复起来，他们说：“要恢复生产，非得把总工程师找出来不可。”我问他们总工程师还在不在，他们说：“他走不了，他是东北人，伪满时期的留学生，现在也没饭吃。”我让老工人带着去找一找他，老工人答应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由一个老工人带领，我们找到了总工程师的家，房子破破烂烂，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。我们进去时，正听到他的妻子在大声吵：“你象乌龟一样缩在家里干什么？为什么不去找找共产党？说不定还能搞点吃的。”我们一进去，他感到很不好意思，叫他爱人别吵了，他爱人边走边骂：“你还死要面

子，饭都吃不上了……”。

“你是这里的总工程师吧？”我问他。

“是的！”他毕恭毕敬地回答。

“你在这里搞了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算来有十多年了。”

“那你对这里的情况应该比较熟悉啰？”

“是的！”他又回答。

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：“鞍钢要很快恢复，我们想请你出来工作，好吗？”

他当时似乎有点害怕，表示不愿意出来工作。他爱人在隔壁屋子里听到了，又出来指着他大骂：“你还不去，准备把我们都饿死吗？”而且越骂越凶，弄得这位总工程师无可奈何，说：“好好好，你别吵了，我今晚就去。”他爱人一听又高兴了，赶忙说：“你快去吧，给弄几十斤小米回来！”他说：“行！你别吵了，当着客人多不好意思。”

看来他们家的确太困难了，我赶紧对他爱人说：“嫂嫂，你别急，我们今晚马上给你送粮食来，人也送回来，请你放心好了。”

“我放心得很，我们苦已经吃够了，还怕什么呢？”他爱人说。

我们和总工程师一起从他家出来，当晚就在招待所谈了谈，逐渐地解除了他的思想顾虑。他终于同意出来工作了。对于出钢，他说：“要一个月內出钢不容易，但可以争取办到”。

“那就看你的了，”我高兴地说。

“我一个人有困难，”他想了一下说：“这样吧！工厂原有一批技术人员，都分散了，请你们给我三天时间，我可以把他们

找拢来，就不知道你们用不用他们。”

我马上说：“用，只要找来，我们一律欢迎，保证录用。”

总工程师高兴地告辞了，我们给了他一袋白面，五百斤小米，叫司机把粮食和他一起送回家。他爱人一看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唠唠叨叨地说：“瞧瞧，怎么样？没有我骂还真不行。你看共产党多好，还没工作就给白面、小米，伪满时期我们吃什么？整天橡子面，你以后要好好给共产党干。”总工程师也兴奋地说：“你就放心吧，错不了。”

三天后，总工程师果然带着四五十位技术人员来了，我们全部录用了，并首先给他们解决了一批粮食，这批人也很高兴。

讨论恢复生产的具体方案时，我问他应该先恢复什么，他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动力是主要的，没有电就开不了工，因此应该先恢复发电厂。”于是首先恢复发电厂，幸好发电机还没有坏，经过修整一下，很快就发电了。接着恢复了自来水厂、炼焦厂，恢复了一个高炉和四个炼钢平炉（一共有八个）。工厂的老工人都来上班了。我们又到选矿厂看了一下，矿石很多，我第一次看到选矿机器，一个很大的圆球，矿石就在里面粉碎，检查一下，还有四台机器能用。

整个鞍钢各分厂都部分恢复了，生产条件已经成熟，第一炉钢炼出来了。在出钢前夕，我们给李富春、陈云同志发了电报。这件事整个东北局都轰动了，东北局、东北人民政府、沈阳市政府和四野都派了代表，由高岗带队来到鞍山，说要举行开炉典礼，火车刚到，工人敲锣打鼓去欢迎，非常热闹。

火红的钢水从炼钢炉里出来了，干部、工人都欢呼起来，全厂在沸腾。典礼上，高岗还讲了话，鼓励了工人一番。

典礼以后，我找总工程师谈了下步工作，要他一心一意地工作，尽快把鞍钢全部恢复起来。他说：“别的问题都好解决，主要是交通恢复比较困难，没有车皮，矿石来不了，炼钢就炼不成，有了钢铁也无法运输。”我说：“这好办，由我负责。”马上打电话给叶林同志，叶很快调来车皮。不到三个月，鞍钢八个平炉全部出钢了。

出钢不久，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。由于调度问题，各部门吵得不可开交，发电厂说自来水不足，钢厂说矿石供应不上，选矿厂又说电力不够，电厂却说发电量够了。

开始我们以为是计划不平衡，我去听了一天的汇报，但究竟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，我也不懂，也没法作结论。

为了这件事，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，翻来复去也捉摸不出一个道道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回沈阳向李富春同志汇报。李富春同志听完后说：“鞍钢先让他们吵一阵，苏联专家快来了，他们会帮助解决的。”并让我先别回鞍山，留下作接待苏联专家的工作。

少奇同志来检查接待专家工作

负责接待苏联专家，富春同志让我给他们找一所房子，每人一个办公室，而且要配备地毯、沙发。他们都带着家属，还要给他们准备家属宿舍，总顾问还要单独一所房子。并要求在一个星期内将四百个苏联专家的办公室和宿舍都准备好。

我不懂俄文，李富春同志让从苏联学习回来的陆静怡同志帮助我筹备。

陆静怡同志根据她在苏联学习时看到的苏联人的习惯和摆

设，开了一张长长的单子，包括写字台、地毯、沙发、保险柜，墙上还要挂个镜子，另外还要铅笔、墨水、笔等办公用具。别的好说，地毯、沙发、保险柜比较困难，单地毯、沙发就要八万套，时间又紧，我只好把这个任务交给财委秘书处的孙科长，这个同志还很有办法，不到一星期，东西都备齐了，就是保险柜要修理。他找了一批工人，也很快修理好了。

苏联专家要吃西餐，沈阳缺少这方面的厨师，又打电报到哈尔滨，找来二三十人。办公室就放在东北人民政府大楼，东北人民政府搬到离沈阳二十多里的东北大学办公。

准备工作基本完了，接到通知说刘少奇同志要来检查准备工作情况，但也没说什么时候来，我们只好日夜等着。一天半夜，电话铃声把我吵醒，值班室说少奇同志到了，要找我和陆静怡同志谈话。我坐着汽车去了。

少奇同志那时五十岁左右，很精神。他问了我们的准备情况，我把清单给他看了，他仔细地看了一遍，提了些意见，接着他要我们带他到办公室看看家俱的布置情况。他看了以后，说写字台、地毯的摆设，镜子挂的位置都不符合苏联人的习惯，我们都用笔记本详细地记了下来。最后他说：“我准备在这里住三天，明天你们就按我的要求布置好，我还来看。”

第二天，我们几个人忙了一天一晚，总算按照少奇同志的要求布置好了，他果然又去参观了一番，这次他满意了。以后他就进关了。

鞍钢不吵了

苏联专家来了，我们热烈地欢迎了一番。

来的专家中有三个是炼钢专家。当天我就向他们谈起鞍钢争执的情况。他们告诉我：“明天就出发到钢厂去，你和陈康白同志一块去。”

到了钢厂，马上就找各厂的厂长汇报，又吵了大半天。苏联专家宣布休会，说明天再开会。

会下，苏联专家告诉我，“明天你搞个调度室，找五六个青年，能填表就行，再装五六部电话。”当晚我就按照他们的要求把调度室搞好了。

第二天，三个专家来了，就在调度室开会，教那几个青年怎么调度，要他们一个钟头就给各厂打个电话，问一下数字记下来，矿石不够找矿山，矿砂不够找选矿厂，电不足就打电话给发电厂……。他们说：“苏联已经不用电话，只要看一下红绿灯就行了，你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，只好用电话。”

接着，又把各厂厂长找来开会，告诉他们要掌握生产情况，一个小时汇报一次，调度室给配合。

这么一来，果然不吵了，各厂配合得很好，而且开展了竞赛，当时轧钢机不够，苏联专家又给调来一台，鞍钢的生产终于全面恢复了。

我对苏联专家的印象

四百个苏联专家对恢复东北的工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，他们在建设方面有经验，但也很主观、很武断。

帮助我搞基建处的专家叫什么科夫，很热情，他一来就给我上了一课，弄了一张基建表，一项一项读了四五个钟头，还有投资分配表，劳动生产率表，劳动力分配表，利润表等等。经过他